

艺术家过去的画 VS 现在的画 你喜欢哪种?

石虎

石虎一直是一个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人,他独树一帜的画也是如此。他用过人的才气智慧将西洋技法与中华古文明相链接和转译,独身开辟出一条看似开阔却鲜有人踏入的新路。看他的作品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绘画不是要熟练地掌握一套万能的技法,而是要寻找一种最能表现独特感受的语言。适应于一切感受的语言是没有的,那只能是一招鲜吃遍天。

许多年纪大一点的美术爱好者会有一册石虎的《非洲写生》画集,那是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出版的第一本画册,令人耳目一新,刚一出版就销售一空,这些画把中国传统的泼墨技法,同西方古典派绘画的高度写实技巧结合在一起,画面流畅又富有诗意,空灵生动,笔墨练达,确实是打开了人物画中西结合的新局面。可以说,从那时起就已经在美术界奠定了他的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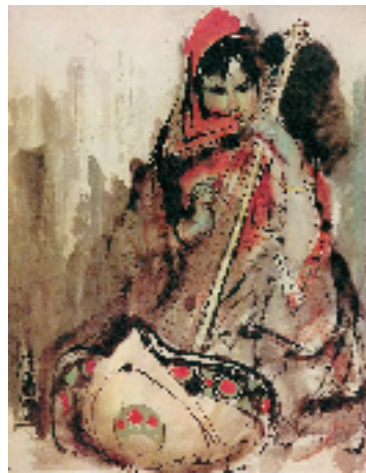
但石虎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很快就跨入了新的境界。现在我们回头看《非洲写生》的出版,不过是标志着画家创作的一个阶段的结束。从那以后不久,他到西双版纳和西藏写生的时候,画风已经迥然不同了。可以看出画家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二阶段了。应该说,画家迈向第二阶段的起步是十分自觉的。由于非洲写生取得巨大成就,由于他独特的风格得到普遍的赞许,许多人劝他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加深,不要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另起炉灶。起初画家也曾想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石虎很快就发现,用非洲写生的技法,不能够充分表达他在西双版纳的感受。——高尔泰

灵动多姿,汪洋恣肆,奇幻古灵,飘逸

古拙,似似而非……石虎的画似乎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平面构成意识,但其内在实则是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根源的回应,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线。

石虎对线——线性的探索一直不放弃,并通过大量的“书写”体验其至妙,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实践着对这一古老话题的真切体悟。从“开天一画”之“道”,打开视野,并与“抽象主义”拉开距离,当然其表现是非视觉的,更是本质的本性的,他坚信艺术精神上“通”与“变”,于内在生命的本质上找到“殊途同归”的当代性。或者说,石虎作品中的线,依然葆守着“六法”“八法”的理趣,而它的随性、随意在某种意义上又强调了“写意”的自由性,使其更接近高古的神秘与玄妙,关于宗教的、精神层面的“神性”“空性”“道性”,“表现我的灵魂与天的对话。”自由在这里更像是对万事万物充满了敬畏的童真。——许宏泉

中国画是最讲究线性的力量的,然而好多人可能不了解,石虎曾经创作过不少油画作品,在其中也十分强调线性的表现,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例如漆画、壁画、岩画、剪纸等等姊妹艺术,各种养分的滋养,在“心象”和“意象”的构成幻化中,把“象”抽离于形,却牢牢抓住中国的审美内质,才造就了今天石虎所处的高度。



石虎
早期作品



石虎
朵颜

127×150cm
布本重彩

2021年

姜宝林

姜宝林是当代具有开拓精神的水墨艺术大家。他1962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陆维钊、陆俨少、顾坤伯等。197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山水研究生班。有着这样经历的艺术大家,尤其重视对传统的研究和继承,根基筑得特别牢固。所以我们能从他以前的作品中,找到那种源自特别纯正的水墨语言,展现出画家对于传统绘画的精深把握。

他一方面有意识地将传统文人画的笔情墨趣和肌理神韵,与现代绘画的形式语言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将传统水墨画的精神意蕴以及文化内涵,与现代绘画的视觉表现力有机交融,形成了其内涵丰富、震撼力极强的鲜明的独具个性的风格,最后形成了其笔下独特的水墨世界。姜宝林对笔墨语言的守护和卓绝的开拓性探索,使他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画现代笔墨语言的集大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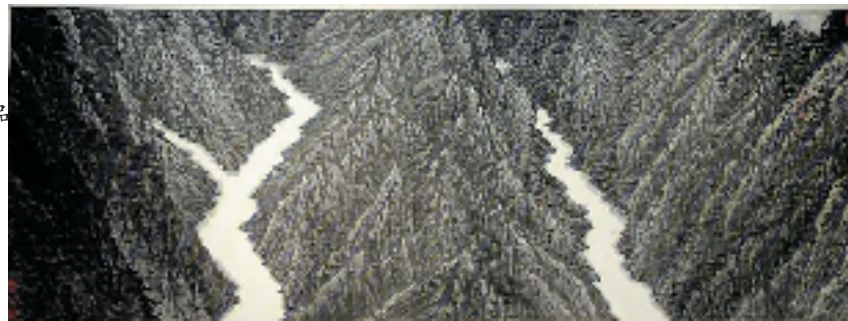
梳理其创作历程,姜宝林的笔墨语言形成了下列形态:其一,早中期“水墨山水”和写意花卉。其中的图像来源于生活中的直接观察,既有对传统笔墨语言 and 现代笔墨语言丰富吸纳融汇,更有对李可染所探索的写生笔墨语言的拓展。其二,20世纪80年代独创的“白描山水”,也被称作“姜氏山水”或“白宝林”。其三,积墨山水。这是“黑宝林”的面孔。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被认为不能表

达体积感和光。通过对黄宾虹和李可染积墨法的继承与发展,姜宝林的积墨山水把对光和体积感的表达推向了新的高峰。其四,半具象笔墨抽象构成。此一形态又复可分为半具象笔墨抽象构成的山水和半具象笔墨抽象花卉两种。其五,纯粹笔墨抽象构成。这一形态的纯粹笔墨抽象构成,一方面得自于对山石或草木肌理的再度抽象图式化;另一些则来自于笔墨语言本身抽象元素的图式化,这其中深受黄宾虹“不齐之齐三角孤”、潘天寿“不等边三角形”抽象构图观念的启发。这是一种基于笔墨语言本身的内省而形成的观念构成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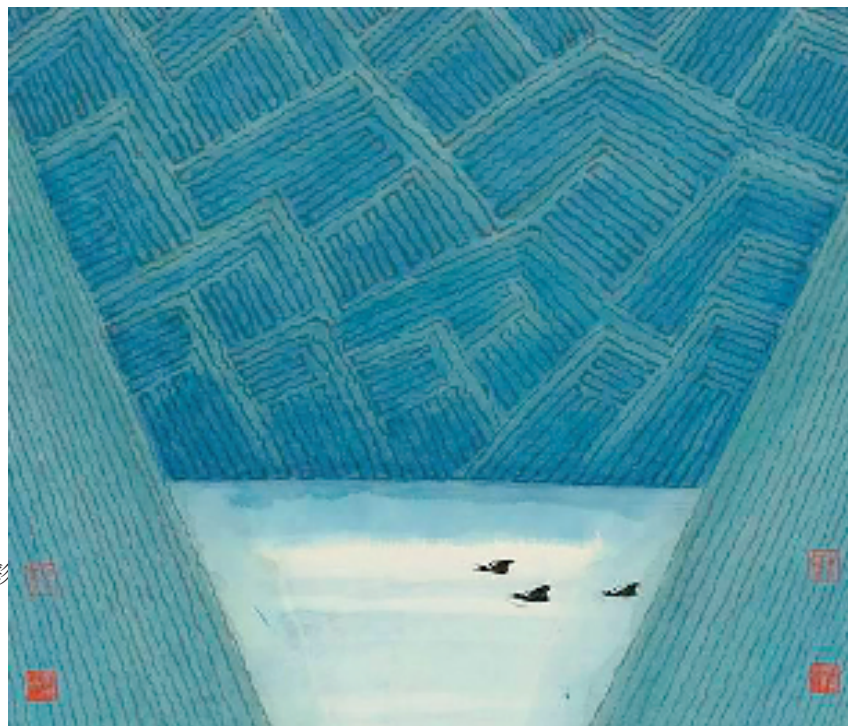
——牛宏宝

在后期的山水画创作中,他创造性拓宽了山水画创作的新秩序和新境界,画面有着独特的视觉传达和表现性的感知维度,在时间与空间中自由过渡,独步画坛。花鸟画的创作更侧重于对物象自然属性的舒展与拓延,以精准的笔墨表达和自由的线性流畅来营造境界。特别是独创的白描观念山水,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姜宝林的创作理念清晰而明确,就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可以说,姜宝林对中国画坛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挖掘出了笔墨语言的勾、皴、擦、点和染本身作为整体的抽象构成价值,并使笔墨语言的这种抽象构成独立于写形而具有独立的表现性功能,创造出不同于前人更迥异于他人、具有当代独特审美意味、难以明确归类的崭新的中国面貌。



姜宝林 长江的儿子 144×375cm 1998年



姜宝林 2016·31号 72×83cm 2016年